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代吐蕃与西域诸族关系研究/杨铭著. —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05.9
ISBN 7-5316-4544-0

I. 唐... II. 杨... III. 吐蕃—民族历史—研究—
中国—唐代 IV. K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7578 号

唐代吐蕃与西域诸族关系研究

Tángdài Tūfān Yǔ Xīyù Zhùzú Guānxi Yánjiū

杨 铭著

责任编辑:丁一平 宋舒白

封面设计:

责任校对:郝庆多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 158 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 发行

开本 850 × 1168 1/32 · 印张 · 字数 210 千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16-4544-0/K·120 定价: . 元

《边疆史地》丛书

唐代吐蕃与西域诸族关系研究

杨 铭著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作者简介

本名杨明,男,1952年9月生,重庆江津人。1986年毕业于西北大学西北历史研究室,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86年到重庆市博物馆工作,历任重庆市博物馆古代历史部主任、副馆长。1998年获文博研究馆员任职资格,同年调重庆市文物局工作,先后任博物馆处处长、文物保护处处长。2003年调入西南民族大学,被聘为硕士生导师,从事中国民族史研究和教学。现阶段主要研究英国收藏的敦煌、新疆吐蕃文书、吐蕃统治敦煌以及土家族与巴人的关系等。

已出版或合作出版著作共10部,发表文章近100篇,获省、直辖市级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1项,三等奖4项。代表作品有:《氏族史》(专著,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吐蕃统治敦煌研究》(论文集,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出版)、《西南民族史研究》(论文集,重庆出版社2000年出版)、《土家族与古代巴人》(主编,重庆出版社2003年出版)、《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合译,民族出版社2003年出版)、《吐蕃与西域诸族关系研究》(专著,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5年)等。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吐蕃与西域诸族的关系史研究	(1)
一、吐谷浑	(2)
二、白兰、党项及多弥	(7)
三、突厥、突骑施	(11)
四、回纥、沙陀	(18)
五、鄯善	(23)
六、于阗	(30)
七、吐蕃与诸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	(40)
第二章 吐蕃与南亚、中亚各国的关系史述略	(45)
一、泥婆罗、天竺	(46)
二、勃律、迦湿弥罗	(54)
三、护蜜、吐火罗	(65)
四、康、大食	(69)
五、吐蕃与诸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74)
第三章 吐蕃文书所见的西域职官和称号	(85)
一、于阗王(li rje)	(85)
二、东叶护可汗(ton ya bgo kha gan)	(97)
三、将(tshan)	(104)

四、曹(tshar)	(116)
第四章 吐蕃文书所见的西域部族和吐蕃部落	(126)
一、通颊(mthong khyab)	(126)
二、粟特(sog dag, sog po)	(135)
三、南山(lho bal)	(141)
四、吐蕃河陇、西域节度使及其部落	(150)
第五章 吐蕃文献所见的西域地名与交通	(168)
一、吐蕃简牍中所见的西域地名	(168)
二、吐蕃文献关于萨毗的记载	(181)
三、吐蕃——勃律道	(189)
四、散发历史芬芳的麝香之路	(201)
五、唐蕃古道	(207)
第六章 中外文献有关吐蕃、羊同的记载	(220)
一、阿拉伯、波斯文献中的吐蕃	(220)
二、汉、藏文献中的羊同国	(239)
第七章 敦煌、西域吐蕃历史文书新论	(256)
一、英国收藏的敦煌、西域吐蕃写本文书	(256)
二、吐蕃统治鄯善再探	(265)
三、新刊西域古藏文写本所见的吐蕃官吏	(273)
主要参考与征引论著目录	(284)
后记	(299)

《边疆史地》丛书序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它是各兄弟民族共同缔造的。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随着历代王朝的兴衰更替,国境范围时有变迁。在近代,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边境遭到了列强的蚕食鲸吞,边界线发生了频繁的变动。因此,中国历史上的边疆不是固定不变的。

从古代起,中国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就有密切的联系,但它们之间又存在着不少差异。边疆地区在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明显地表现出自己的特点。这种差异和特点,规定了中国边疆史地可以作为单独的研究对象,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研究中国边疆史地,探索其发展变化真谛,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这不仅为本学科发展的需要,同时对于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处理中国与邻国的关系,加强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等,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边疆史地的研究,涉及国家、领土、主权和民族关系等敏感问题,学术界一向把它视为禁区,很少有人问津,致使这门学科长期停滞不前。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的大力支持下,编辑出版了这套《边疆史地》丛书,希望能引起学术界的兴趣和共鸣,从而把边疆史地研究向前推进。

丛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严谨的科学态度,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以本学科独特的方式,为巩固祖国的统一,加强各民族的团结,促进边疆建设,繁荣边疆文化,做出自己的贡献。

中国边疆包括陆疆和海疆,边疆史地学研究范围广泛,举凡边疆史地理论、中国历代疆域、边疆民族、治边政策、边疆开发、边疆文化、边疆外交、边疆政教、边疆海岛、边疆人物、边疆考古、边疆历史地理和近代边界变迁等,都在研究之列,其有关专著、资料和译稿,将陆续收入这套丛书之中。

中国边疆史地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因此,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丛书,一定有许多不足,甚至谬误,我们衷心地希望得到批评和指正。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1988年12月

前 言

公元7世纪初,今西藏高原上兴起了一个强大的政权——吐蕃。唐贞观初年,吐蕃著名的赞普松赞干布统一邻近的苏毗、羊同后,定都逻些(今拉萨),创建官制,厘定法律,使吐蕃很快强盛起来。

公元7世纪中叶始,以噶氏家族为代表的贵族集团总揽吐蕃朝政,他们对内强化军政机构,对外进行实力扩张。7世纪70年代前后,吐蕃征服了驻牧于今青海、甘肃、四川西北一带的吐谷浑、党项、白兰等族,占据了今青海省境内黄河以南、青海湖以西等地区。与此同时,吐蕃又进军西域,联合西突厥贵族与唐朝争夺安西四镇,并开始进入今南疆的鄯善地区。

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年)的“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从河、陇各地抽调了大批驻军东向平叛,吐蕃军队乘虚而入,到广德元年(763年)前后占领唐陇右诸州,到贞元七年(791年),又攻占了唐河西数州之地及四镇之一的于阗。这样,整个西北地区大致以甘肃的河西走廊到新疆的天山一线为界,以南的地区和民族均归吐蕃的统治,并一直延续到九世纪中叶。而个别地区或民族甚至在统一的吐蕃王朝崩溃以后,仍处于吐蕃贵族的

统治之下 ,或仍处于吐蕃文化的强大影响之下 ,以致于“吐蕃化”成为唐末、五代河西民族关系的一大特点。

另一方面 ,从唐朝初年起 ,吐蕃也向西发展 ,与泥婆罗、天竺、勃律、迦湿弥罗、吐火罗、大食等南亚和中亚诸国接触 ,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 ,甚至一度攻占过上述诸国的一些地方。其中 ,吐蕃征服过的国家有泥婆罗、大勃律 ,并以联姻、朝贡等形式加以控制 ,或因为某种需要占领过的某些地方有印度、迦湿弥罗、小勃律等 ,直接或间接地有交使或过境贸易关系 ,间或也有战争的有护蜜、吐火罗、康、大食等中亚国家。

吐蕃对上述被征服地区的民族是如何进行统治的呢 ?它与相关的南亚和中亚诸国进行着怎样的交往呢 ?这些交往、统治(统治关系说穿了也是另一种形式的交往关系)的过程和结局对中国历史乃至亚洲历史有什么影响呢 ?回答这些问题 ,进行这方面的探讨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但又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吐蕃统治河陇、西域时期 ,中原与之交通和沟通的渠道几近闭塞 ,汉文史籍不可能有详细的记载 ,敦煌、新疆发现的汉、藏文文书虽然弥足珍贵 ,但毕竟数量有限 ,所记载的内容除了《大事记年》、《赞普传记》比较完整以外 ,其他文书所记的事件、人物、书信等 ,多系片鳞只爪、残缺不全。这种情况 ,为探讨和回答上述问题带来了不少困难 ,所以中外学者以往对吐蕃与西域诸族的关系所作的一些研究 ,多是针对某一事件、某一人物或某一文献的 ,相比之下 ,尚缺乏对某些重大的问题或对某些系统性的问题全面深入的研究。

本书作者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自上世纪 60 年代中期以来 ,就开始致力于对吐蕃与西域诸族的关系史研究 ,在吐蕃与西域各民族关系史、吐蕃与南亚、中亚各国关系史等相关领域上

下功夫,利用敦煌古藏文文书近年来不断影印出版、国内外藏学界研究成果不断问世的有利条件,试图对吐蕃统治西域、与南亚、中亚各国的关系,作比较深入和系统的研究。当然,我的这种努力也只是一尝试和探讨,其目的是想引起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起一种抛砖引玉的作用。

还需要说明的是,本书“西域”一词的使用是广义的。“西域”一名,在不同时代的汉文文献中,所指的地域范围是有变化的。两汉时,“西域”专指天山南路诸国。到了隋唐时期,中原人对西域名称的认同,可以拿裴矩撰《西域图志》来作代表,该文记载的内容北道至拂菻,中道至波斯,南道至婆罗门,几乎把整个亚洲都包括进去了。到了元明时期,上述范围又有扩大,把今天欧洲、非洲的一些地方也放了进来。本书既然是讨论唐代吐蕃与周边民族以及国家的关系,采用的就是隋唐时期有关西域的概念^①。

^① 冯承钧《西域地名》,中华书局1982年,第4页。

第一章 吐蕃与西域诸族关系史研究

前言

公元7世纪初,今青藏高原上的吐蕃强盛起来后,迅速向东北方向发展。7世纪70年代前后,征服了驻牧于今青海以西、远至新疆东南部的吐谷浑,占据了今青海省境内黄河以南、青海湖以西等地区;与此同时,吐蕃又进军西域,联合西突厥与唐朝争夺安西四镇。由于唐朝当时处于强盛时期,采取了积极防御、伺机进攻的战略,吐蕃对唐朝河陇地区及西域的进攻没有取得大的进展。

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从河陇各地抽调了大批驻军东向平叛,吐蕃军队乘虚而入,至德宗贞元七年(791年),攻占唐朝陇右、河西及西州、于阗等地。吐蕃先后攻占的上述各地,除汉族以外,还分布有吐谷浑、突厥、回纥、于阗等族。自唐初吐蕃进军河陇、西域以来,吐蕃与这些民族的关系如何?稍后吐蕃又是怎样统治他们的?这无疑是吐蕃与西域诸族关系中的重要课题。

一、吐谷浑

在西北诸游牧民族中,吐蕃对吐谷浑的征服和统治是较早的。

吐谷浑,原是鲜卑慕容部的一支,西晋末(公元4世纪初),首领吐谷浑率所部西迁至今甘肃、青海间。唐朝初年,其居地大致以青海为中心,西抵鄯善,东至甘南。吐蕃对吐谷浑的征服和统治,有三个过程:从贞观十二年(638年)吐蕃“率羊同共击吐谷浑”始,至龙朔三年(663年),其间吐蕃不断进攻吐谷浑,最后“遂有其地”^①。麟德元年(664年)至天宝十四载(755年),吐蕃加强对被征服的吐谷浑部众的控制,在其故地上重建了附蕃的“吐谷浑国”;天宝十五载以降,吐蕃攻占河陇、西域等地,原居于河陇、西域各地的吐谷浑部众,又受治于吐蕃,直至其统治结束。

讨论吐蕃与吐谷浑的关系和对其民众的统治,有必要先说明蕃属吐谷浑小王及其臣僚的情况。

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大事记年》、《赞普传记》和斯坦因 vol. 69, fol. 84 号藏文写本《吐谷浑(阿柴)纪年》^②,记载了吐谷浑成

① 《新唐书·吐蕃传》(《新唐书·吐谷浑传》),详见周传洲《吐谷浑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6~106页。

② 《吐谷浑纪年》,有人又称《公主纪年》。英国学者 F. W. 托马斯认为,此文书所记为公元634~643年间,吐蕃与吐谷浑之间的重要事件。其中提到的唐公主,即下嫁吐蕃松赞干布的文成公主。匈牙利藏学家 G. 乌瑞近年撰文指出,此文书包括的年代应为706~715年,文书记载的唐公主是金城公主。乌瑞的观点是依据慎密的年代学研究得出的,故从。参见:F. W. Thomas, Tibetan Literary Texts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kestan, London, 1951, pp. 8~16; G. Uary, "The Annals of the Va - zha Principality—The Problems of Chronology and Genre of the Stein Document, Tun - hung, vol. 69, fol. 84." Proceedings of the Csoma de Körös Memorial Symposium, Edited by Louis Ligeti, Budapest, 1978, pp. 541~548.

为吐蕃属国后,其内部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如:公元689年,吐蕃将公主墀邦(khri bangs)嫁给吐谷浑王,建立了王室之间的紧密联系;693、695年,吐蕃大论·钦陵前往吐谷浑;708年,吐谷浑莫贺吐浑可汗(ma ga tho gon kha gan)任免本国官吏,随之进行了户口清理;710年,金城公主入藏,途中于吐蕃地面停留,吐谷浑可汗与母后墀邦率众亲迎,双方互致礼节;711年,吐蕃朵地大论到吐谷浑可汗处;同年,吐蕃授予一吐谷浑贵族玉石告身;714年,吐谷浑国有难,吐蕃派员前往支援;727年,吐蕃任命外甥吐谷浑小王(vbon va zha rje)为大论^①等等。

由上可知,公元663年,吐谷浑王诺曷钵率余部迁于内地后,吐蕃择其王室余裔立为可汗,并嫁以公主,以后,吐蕃所属的吐谷浑国始有王位相传。公元727年后,仍能不断看到吐谷浑王的活动,如745年,吐谷浑小王与吐蕃大论·莽布支率军进攻唐朝堡塞^②;748年,唐将哥舒翰击吐蕃于积石军(今青海贵德),俘获吐谷浑王子悉弄参及子婿悉颊藏^③;779年,吐蕃桑耶寺兴佛诏书中,居于盟誓者首位的有“甥吐谷浑(阿柴王)王”、墀德松赞(798~815年)时兴建的噶琼寺盟誓文书之首,又有“外甥吐谷浑(阿柴)王……莫贺吐浑可汗”^④。这些材料说明,在吐蕃统治下,吐谷浑王世系相传,他们在诸小邦王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

吐蕃所属“吐谷浑国”的活动范围,大致在东濒青海湖、西抵

① 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民族出版社1980年,第106~107页,托马斯上引书,第8~16页。

②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第118页。

③ 《旧唐书·王子颜传》。

④ 巴卧·祖拉陈哇《智者喜宴》,民族出版社1986年藏文排印本,第372、411~412页。

鄯善,北邻敦煌、南包柴达木盆地,这个区域内,基本上就是原吐谷浑的活动地。吐蕃攻占河陇地区后,蕃属吐谷浑的活动范围更向北、向西发展。根据敦煌藏文文书的记载,在于阗、鄯善、沙州、凉州一线,都有吐谷浑的部众活动。鄯善有“吐谷浑(阿柴)上部万人部落”(va zha khri sde stod pa);沙州(敦煌)附近有“吐谷浑(阿柴)路”(va zha steg)、吐谷浑“千户”(stong sde);而吐蕃凉州节度使属下,紧接吐蕃、孙波千户长之后,有“通颊与吐谷浑(阿柴)千户长”(mthong khyab dang va zhavi stong pon)^①。

史载,吐谷浑“有城廓而不居,随逐水草,庐帐为室,肉酪为粮”,这与吐蕃“畜牧,逐水草无常所”十分相似,都是典型的游牧部落。因此,吐谷浑被吐蕃征服之后,仍然保留了原有的部落形式。在敦煌和新疆米兰发现的藏文文书中,记载有“吐谷浑(阿柴)新万户”(va zha khri sde gsar)、吐谷浑“千户”、吐谷浑“万户长”(khri dpon)、“都护”(spyang)、“千户长”等名称^②。但是,吐谷浑部落中的这些官吏,似由吐蕃当局指派。“千佛洞 vol. 5b, fol. 72号”藏文写本,是一份申请担任吐谷浑千户长的文书。其中提到,吐谷浑地面两个小镇的前任千户长是经“德伦盟会”任命的,申请人说这次该他们出任了,他们受到了岔阿柴王(吐谷浑

① 以上参见:周传洲《吐谷浑史》,第180页;托马斯上引书,第17~19、22~27页;杨铭《吐蕃时期河陇军政机构设置考》,《中亚学刊》(四),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唐代吐蕃统治于阗的若干问题》,《敦煌学研究》(西北师院学报)第五期(1986年),第43页。

② 托马斯上引书,第27、30页;M. Lalou, *Invendaire des Manuscrits tibétains de Touen-houang Conservés à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II, Paris, 1950, pp. 58-86页,同作者“Revendications des Fonctionnaires du Grend Tibet au VIIIe Siècle”, *Journal Asiatique*, CCXLIII, 1955, 1~4(2) p. 177。

王)和大论的推荐,恳请上峰批准^①。P. T. 1 222 号写本,记载了发给吐谷浑新万户长、都护告身的情况^②。这些事实说明吐蕃当局对吐谷浑部落官吏的任命,有最后的决定权,这与吐蕃任命敦煌汉人官吏的情况是一致的^③。

吐蕃对吐谷浑部众的统治是十分严酷的。米兰 xxiv ,0031 号藏文木简记到:“吐谷浑(阿柴)农夫被分派进行耕种时,要派出军队进行监视。”^④ 这应是一道发给吐蕃米兰驻军官吏的命令,进行监视的目的,可能在于督察生产、防止部落纠纷,便于粮食、物品的征收等。另一支木简记载了吐蕃向吐谷浑部众征收贡赋的情况:“吐谷浑(阿柴)上部万人部落,凡属唐所辖者……每户征收五升(青稞);万人部落田赋以六成计征,所征青稞混合堆置一处,一部分(青稞)如以羊驮运不完,可派牛运。”^⑤ 还有一件藏文写本记载,敦煌附近的一个吐谷浑部落,向敦煌吐蕃官吏交纳了三十担粮食^⑥。这些记载表明,吐蕃统治者对吐谷浑部众的征敛是不轻的。

吐蕃役使吐谷浑的另一重要方式,就是驱使其部众为战争服役。据藏文史书《智者喜宴》记载,早在松赞干布时期,被征服的吐谷浑部众就被派驻积石山(今阿尼玛卿山)一带,为吐蕃守边。该书 ja 函记到:“所谓‘下勇部’在玛朋木热以下、嘎塘陆茨

① 托马斯上引书,第 22~29 页。“德伦盟会”是吐蕃攻占河西地区后,为协商解决该地区民众的各类事务,而设置的一个新的盟会。

② 拉露上引目录,第 86 页。

③ 参见山口瑞凤《敦煌の历史·吐蕃支配时代》,《讲座敦煌》第二卷,大东出版社昭和五五年,第 213~225 页。

④ 托马斯上引书,第 29~30 页。

⑤ 王尧、陈践编著《吐蕃简牍综录》,文物出版社 1986 年,第 38 页。文中“凡属唐所辖者”,似指以前属唐新近被吐蕃征服的吐谷浑部众。

⑥ 托马斯上引书,第 17 页。

以上,由通颊九政权部和吐谷浑(阿柴)六千户所据……”。“玛朋木热”即在积石山一带^①。在后来的唐蕃战争中,吐谷浑人经常被吐蕃驱使。如:《大事记年》公元734年,“于‘岛儿’集会议盟,征集吐谷浑之青壮兵丁”^②;《旧唐书·吐蕃传》广德元年(763年),“吐蕃以吐谷浑、党项羌之众二十余万,自龙光渡而东”;同书《吐蕃传》贞元三年(787年),“吐蕃率羌、浑之众犯塞,分屯于潘口及青石岭”。米兰.59.RM(5)木简是一件求援文书,曰:“卑职之父没陵岩茹噶,心情急躁,遇(敌人)属彭辟咎,被杀。我已四面被围,别无他法……请从吐谷浑部或通颊派援兵……十人,消除危险,乞予垂怜!”^③。

另一支木简记载,吐蕃在吐谷浑部众中建立了“桂(武士)之部”^④。直到吐蕃统治河陇末期,吐谷浑人还受到吐蕃的调遣,《新唐书·吐蕃传》会昌二年(842年)载:“(尚恐热)略地至渭州,与宰相尚与思罗战薄寒山,思罗败走松州,合苏毗、吐浑、羊同兵八万保洮河自守”。贞元二十年(804年),出使吐蕃的唐使吕温,写过一首《蕃中答退浑词》,序曰:“退浑部落尽在,而为吐蕃所鞭撻者,译者诉情于予,因而答之。”词中有“万群铁马从奴虏,强弱由人莫叹时”之句,形象地反映了吐谷浑部众受吐蕃奴役的情况^⑤。

吐谷浑是被吐蕃征服较早的民族之一,由于两族在社会形

① 《智者喜宴》,第189页。译文引自黄颢《智者喜宴 摘译(二)》,《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一期,第10页。

②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第116页。

③ 《吐蕃简牍综录》,第63页。

④ 《吐蕃简牍综录》,第57页。

⑤ 《全唐诗》卷三七一。“退浑”,即吐谷浑,“语谬为退浑”,见《新唐书·吐谷浑传》。

态及生产、生活习俗上接近,所以吐蕃征服吐谷浑后,采取了扶植小王、保存部落、驱以为用的政策。由于这些原因,吐谷浑小王及其官吏在吐蕃征服的人众中拥有相对优越的地位。这一点,从吐谷浑小王在桑耶寺等兴佛盟誓中的地位,以及吐蕃凉州节度使属下的吐谷浑千户长仅次于吐蕃千户长等情况中,可以得到证明。将这些情况与敦煌汉人只能任副千户军长的记载相比较^①,也可以看出某段时期内,吐谷浑官吏的地位是高于汉人官吏的。但是,吐谷浑人民的情况就不同了,他们常被吐蕃奴役驱使,因而对吐蕃的统治强烈不满。史料中不乏吐谷浑部众脱离吐蕃、投奔唐朝的记载,如:圣历二年(699年),吐谷浑七千余帐随吐蕃论弓仁投唐,被安置于河西;次年,吐谷浑数万众“突矢刃,弃吐蕃”,归附唐朝,被安置于甘、肃、瓜、沙数州;开元十一年(723年),一批吐谷浑人诣沙州内属,唐玄宗诏河西节度使张敬忠安抚之;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吐谷浑部落发动叛乱,反对吐蕃统治^②。

二、白兰、党项及多弥

白兰,西羌的一支,其名始见于《华阳国志》,“汶山郡”条下载:“有六夷、羌胡、羌虏、白兰峒、九种之戎”。《隋书·西域传》“附国”条所举“其东北连山,绵亘数千里,接于党项,往往有羌”的数十种羌之中,亦有“白兰”。至《新唐书·党项传》谓:“又有白兰羌,吐蕃谓之丁零,左属党项,右与多弥接。胜兵万人,勇战斗,善作兵,俗与党项同。”据有些学者研究,隋唐之际,白兰的位

① 山口瑞凤上引文。

② 《新唐书·吐谷浑传》;《通鉴》卷二〇六,卷二一二;《册府元龟·外臣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第116页注释。